

赏景不远行

编者按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初冬携着深秋的余韵，披着清浅的寒意如约而至，此时节的宝鸡，银杏黄透、红叶愈红、芦苇飘荡。公园内、小区里、马路

旁，处处呈现五彩斑斓、美丽迷人的画卷。不经意间的一次抬头，就能带来一天好心情。本期跟随这组笔墨，去领略我们身边层林尽染、万树飘红的绚烂美景吧。



小楼凝妆爬山虎

◎邢军

果树卸下了它的果子，一身轻松地沐浴在秋阳里；田地收获了它的粮食，舒坦地裸露着松软的肌肤；花儿绚烂了一个季节，归于尘土化作护花的春泥。看着眼前疲惫但是依然风情万种的景致，我想到了襁褓旁边虚弱的产妇。

一场连阴雨过后，天空被清洗成一望无际的湛蓝，明晃晃的太阳普照着世间万物。天空是新的，大地是新的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味儿。

单位的四合院子里，北边的海棠树上，红彤彤的小果子一串串、密密匝匝悬挂在枝头，像一双双晶亮而调皮的眼睛在绿叶间闪烁。院子西边是一片茂密而翠绿的竹林，一根根竹子枝干道劲、傲然挺立，努力向着天空生长。竹林隔壁和办公楼连体的是一栋三层高的小办公楼，精致的楼体被爬山虎郁郁葱葱的叶子包裹着，好像童话故事里的小木屋。楼前紫叶李树顶着满枝头繁茂的叶子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树紫色的花儿含苞怒放。

我被一阵欢快的鸟鸣声从办公室吸引出来。那些伶俐的鸟儿在枝头

欢呼雀跃、呼朋唤友，它们一会儿停驻檐头，一会儿挂在树梢，一眨眼又隐没于那片竹林之中。阳光暖了，风儿轻了，树叶黄了，光阴醉了……岁月不紧不慢地在花叶间轻轻滑落。

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”轻轻地微闭双眼，我把自己站成深秋里一道唯美的风景，带着身后的层林尽染融入季节的镜头。此时，爬山虎的藤条绕过门和窗户，紧紧地贴在墙壁上，它们随意地摇曳着丰润的叶子，悠然地与秋风、秋阳肆意嬉戏。经不住秋坏坏地调侃，有些羞怯的叶子忍不住就涨红了脸，低眉垂眼地陶醉在秋风里。

又是一场秋雨。整个院子沉浸在静谧之中，天地之间拉起一层薄薄的小小的干花，紧紧地缠绕在干瘪的藤条上。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刹那间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：爱在心间，相守便是温暖！

目光穿过初冬的暖阳，我仿佛看到下一个季节轮回里，爬山虎绿色的叶子装点出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让这个秋天迟迟不肯落下帷幕？飘零的枯叶在寒风中打着卷儿，满目萧瑟。爬山虎彻底褪去了昔日的葱茏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整个小楼披上了橘色的洋装。我紧紧地盯着那一片橘黄，幻想明天早晨它换上绿色的戎装会怎样一副帅气的模样。

可是，爬山虎的叶子终究是红透了。那是一片血色的殷红，是夕阳西下天边晚霞恣意地燃烧，是生命尽头的灿烂绽放。爬山虎晶亮而通透的红叶在寒风中翩翩起舞，它们以飞翔的姿势向藤条依依不舍地告别。那些失去了叶子的枝干，红色的茎脉就像一根根枯瘦而无奈的手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

忽然，我看见朝阳的这面墙壁上，爬山虎干枯的红叶蜷缩成一朵朵小小的干花，紧紧地缠绕在干瘪的藤条上。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刹那间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：爱在心间，相守便是温暖！

目光穿过初冬的暖阳，我仿佛看到下一个季节轮回里，爬山虎绿色的叶子装点出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一股清香中夹杂着蒿草的苦涩之味沁人心脾。它们簇簇相拥，串串相依，每朵都那么简单纯粹，像极了脚下土地那般朴实厚重。我顺手摘了一把，拿回来插在办公室瓶子，第二天上班，开门便有股香气扑鼻而来，但昨天还苍翠的叶子却已蜷缩，花瓣也显出了些许倦意，我似有所悟。野菊虽平和，不管贫瘠或肥沃，不管是山脊或是平地，只要有土壤，它便会扎根生长。但它不会迎合人们的喜好，不喜欢在逼仄的庭院生长，不愿意在局促的花瓶绽放，我从田野把它带回，约束了它自由本真的天性。

望着那灿黄的野菊，我努力回忆并追问，是今年菊花多了吗？往年怎么没见它开得这么好看？回忆里找不到漫山的野菊，但溢满眼眶的泪和隐隐作痛的心告诉我，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如约而来。

初冬时节，山里的野菊开得正盛。有人说“黄色的秋菊最能代表对亲人的思念”。难怪这小小的野菊今年开得如此繁华，它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多情的田野，一生芬芳，无怨无悔。而我的父亲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春去秋往，在山村耕作劳苦了一辈子。如今，再回到浸满他汗水的麦地里，四季轮回，他却常睡不醒，让我在野菊飘香的日子里，任泪在荒野里肆意流淌。

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了，勾起了我的哀思，也是多少人风木之思的寄托。

乡间野菊正当时

◎杨美娟



野菊是山里最熟悉的名片，也是小城最靓丽的底色。

野菊是花，却登不上百花的名录。它没有妩媚的姿态，缺乏争艳的趣味，亦属不合群之性情。春天百花盛开时不见它语，夏天万木葱茏时不见它放，只深深扎根在杂草丰茂的丛中，默默吮吸雨露，沐浴阳光，纵是你行走在乡间垄畔无数回，也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草木枯荣的深秋，它独放而不邀宠，把积蓄的能量独自释放，尽情装点着乡间田埂、路旁、崖畔和土坡……

麟游的冬日来得格外早，城市的空气中才稍有凉意，山里已经很冷了。这种冷常常在淅淅沥沥的连阴雨

后，在不受待见的各种嫌弃声中不请自来。也如去年此时，我来不及准备便一头跌入失去亲人的痛苦漩涡。

城郊野外，树木抗不住风的肆虐，慢慢露出稀疏的枝丫，百花经不住风的骚扰，卸下了娇美的妆容。极目望去，草木枯槁，一片凄凉萧条，漫山遍野最耀眼的就数那黄灿灿的野菊花了，让人有种“吹落黄花遍地金”之感。

山城风大，凌晨时偶尔也落霜，一般的花草经不起这样的考验，或是枯萎，或是被主人搬回温暖的室内。而野菊，寒风掠过，它依然傲然挺立，不蔓不枝，不攀不附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向上的力量。走近它，

千阳城里银杏黄

◎赵文周

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人们常说春色撩人，秋色宜人，我倒觉得秋天不仅宜人、诱人，而且特别惹人呢。尤其是时令一进入十月，千阳县川道里星星点点的红枫叶、黄中带绿的杨树叶，美不胜收。果园里的苹果红、酥梨白，农家院落里那一串串火红的辣椒、黄灿灿的玉米棒，把这个秋天打扮得五彩缤纷、色彩斑斓。尤其是县城南关路两旁的银杏树，眨眼间就像被人挂上了一把把金黄色的小扇子，成了这个山区县城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。

南关路上的银杏树，那不是一般的美，是一种扣人心弦、渗进骨髓、无法自拔的自然美。漫步在大街上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小扇子，在湛蓝色的天幕映衬下，就像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黄澄澄亮晶晶圆嘟嘟的，在微风中扭着娇小的腰肢。有些调皮的小不点，不甘长久站立枝丫的寂寞，跳着欢快曼妙的舞蹈，洋洋洒洒地飘落到车上、地上和行人的衣领上，像一群疯玩过静躺地面上的小可爱，平静地闭目静养。突然一辆车子开过，这些小可爱一咕噜爬起身来，还要跑着跳着追赶一程呢。一些年轻活泼的俊男靓女，随手捡起地上的银杏叶，小心翼翼地捂在胸

口，贴在脸上，摆出心形、手形等各种图案，想要把这美好的瞬间留住。有些游人，还通过手机屏幕，把这美丽诱人的迷人风景分享给远在四面八方的亲友，以慰藉其心心念念的思乡之情。而挂在树上的银杏叶也不甘落后，看着宽阔的都市街道，商铺门窗上鲜艳的五星红旗，打开歌喉，哗哗地唱起了秋天最美的赞歌。

华灯初上，南关路上的银杏树，又是另外一种神韵。可爱调皮的银杏叶在路灯和霓虹灯的照射下，像注入了兴奋剂一样，黄得沁心，亮得耀目。它们一个个都挺直了身子，竖起圆圆的小脑袋，你挤我碰地想借着光亮展示自己独特的风采。有黄亮亮的、黄中透白的，也有黄中带红的。躲在暗处的小不点，只能安安静静地等待着，唯有借助霓虹灯的光亮，时不时地露一下脸。

南关路上的银杏树，似两条挺拔绵长的金色绸带，把秋日的梦想和希望带向了远方，金黄的秋色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肆意流淌，是漂泊异乡的游子，走进家乡了解家乡，缓解乡愁的温情使者，也是城市建设者们在金秋时节馈赠给这座小城人最珍贵、最暖心的礼物。

千渭之会蒹葭舞

◎黎芯



初冬，漫步在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，蓝天白云下，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，轻盈的芦花荡起层层波浪，荡漾着诗意的律动。这时水面显得愈加静谧与空旷，不时有飞鸟展翅翱翔，眼前一幅百鸟齐飞、水草连天的诗情画意。

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芦苇荡漾，芦花飘飘，绽放着灿烂芳华，温柔了岁月，惊艳了时光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芦苇如一曲流觞，撩拨着无数文人雅士的情愫。诗经《蒹葭》中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“蒹”指的是没长穗的荻，“葭”指的则是初生的芦苇，每当寒露过，霜降始，原本葱绿的芦苇开始泛黄，长出洁白的芦花，在秋风里美成一幅画。蒹葭指的是早秋仲秋的芦苇，在诗人笔下，站在水岸、立在水中的芦苇，就像美貌

的女子，随风摇曳，顾盼生姿。诗中用寥寥数语将芦苇的美、芦苇的思、芦苇的情尽数展现。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笔下，“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从今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”借昔日家园摇曳的芦苇，诉说着心中那淡淡的乡愁。但同一时期的诗人司空曙，却给予了芦苇不同的感受：“钓罢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《江村即事》并没有就村景江色展开描写，而是通过江上钓鱼者一个细小的动作及心理活动，描摹出江村宁静优美的诗意美景和“船泊芦花间”的浪漫意境，从而体现出诗人随性悠闲的生活态度。

芦花的花语是“纯洁”。它没有娇艳的色彩，没有妩媚的身姿，默默不语，轻轻飞舞，在季节的轮回里，用纯洁质朴摇曳出最美的风景。